

阴阳绝命卦

下册

青云名著



沈阳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狂风暴雨劫宝天	(1)
第二章	藏宝招灾震江湖	(23)
第三章	人为宝死 兽为食亡	(57)
第四章	树中怪人授奇功	(91)
第五章	飞羽震翅十六翻	(125)
第六章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159)
第七章	宝衣换人计中计	(193)
第八章	鲤跃龙门争宝战	(227)
第九章	半路救皇刀下留人	(261)
第十章	终日打雁 反被雁啄	(297)
第十一章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333)
第十二章	虎落平阳被犬欺	(367)
第十三章	匠心独运 造物之奇	(401)
第十四章	宝物从来归缘人	(433)
第十五章	鹬蚌相争 渔人得利	(435)
第十六章	太岁头上动土找死	(469)
第十七章	武林泰斗明日之星	(531)
尾声		(561)

第十章 终日打雁 反被雁啄

就在三毒掷人之际，远处忽传一声长啸，一条人影疾如电光石火，向众人立处飞驰而至。

三毒闻声脸色大变，匆忙一收锦囊，相互一声：“我们走！”之后，立即反身掠入密林中逝去。

阮少卿接过王爷身体，见毫无异状，这才放下心头大石，而这时随着啸声落处，面前已飘下一个锦衣华服，仪表不俗白老人来。

阮少卿一见来人竟是神州富侠，不由喊声：“老前辈，原来是你！”

略一停顿，接道：“可惜，若早一步来多好！”

神州富侠在发觉阮少卿是他故友欧阳欣高徒后，对他印象颇佳。

是以才会在九宫山附近，假借有疾，于测知阮少卿是个侠义心怀的少年之后，给了他红衣女各一枚他的独门标志“救急金钱”。

他本随后欲助二人下潭取宝，后来忽有急事才告离去，此刻一听阮少卿话中有话，不由奇道：“怎么啦？刚才隐入林中的三条人影是谁？”

偶一侧目，不由恍然地“啊”了一声道：“啊！这些

护卫……”

阮少卿未待他话完，乃简快地将适才情形告诉他。

神州富侠闻言，不由怒发冲冠，愤然道：“湘南三毒竟如此无耻？我去找他们算帐！”

声落，返身疾向密林追去。

阮少卿见神州富侠说追就追，十足一个古道热肠，急公好义之长者，打从心底下大为称赞。

他正待转头说话，耳边忽传入一阵清晰的语音：

“娃儿，我忘记告诉你，你那同伴红衣姑娘，现在正与一对年轻侠侣南赴西康，据闻你已得寒潭中两宝，如今功力大增，金鹰堡危险重重，你还是赶紧随后前往支援吧！”

对了，来日我还要麻烦你，带我去会会你那老怪师父呢，后会有期，阴旗一旦夺回，马下送还给你，前途希自珍重，我去也！”

原来是神州富侠以“传音入密”功夫，告诉自己。

阮少卿闻言大喜，玉妹妹行踪已知，金鹰堡又是苓姊姊爷爷的仇人，自己实应前往一助，但不知与玉妹妹同行的少年侠侣是谁？

他虽觉得神州富侠误将自己认为是他故友之徒而好笑，但他已有几成料定，那神木中的怪老人，必然是张富侠所说的好友欧阳欣无疑。

这老人虽未正式收自己为徒，但实际上却传了自己不少绝技，其恩高情隆，实不啻再造父母，日后当前往报

答。

他正在独自想得出神的时候，一旁惊魂甫定的贝勒王爷已然出声致谢道：“孤王一命，胥赖小侠一手援救，他日有暇，务必请临金陵王府一会！”

阮少卿闻言惊觉，忙施礼道：“王爷受惊了，可恨那三毒无礼至甚。”

王爷怒道：“这三个恶贼真正可恶，小侠务必代孤王报仇，至于那面阴旗夺回之后，就留在小侠那里好啦！”

阮少卿谦辞一番，然后道：“请问王爷，是否直接回到金陵！”

王爷道：“不必，就烦小侠陪我走趟省城抚台，孤王就能另派他人送我回府，只是小侠来日可否冗临王府，俾受孤王聊申谢意。”

阮少卿心急伊人行踪，乃唯唯答应，然后将侍从一一埋葬。

又找到一匹未曾受害的健马，与沈贝勒前往省城。

一路无事地到达抚台公衙，阮少卿因不愿与六扇门之人打交道，乃即予辞出，返身迳奔西南，直往金鹰堡而行。

* * *

阮少卿由浙入赣，经赣至湘，一路无事。

他本欲直向西行，以入西康首府打箭炉，但一入湘

北，忽动游兴，因慕洞庭湖岳阳楼之名，乃略一停脚，就在岳阳城投宿过夜。

而这一晚，却由旅客口中得知湘南三毒得旗之事，已传入江湖，二日后已有人欲赴九嶷夺宝。

阮少卿一想，自己虽不能与对方动手对敌，但若令阴旗落入他人之手，今后得旗之事，岂非更加困难。

于是决定折向南走，探查九嶷山云霄观，看看三毒何以应付。

因此，就在次晨离开岳阳，直奔九嶷山。

这天傍晚，当他来到湘中古镇冲阳近郊，衡山山脉一带，因时将入夜，乃准备进入城中投店过夜。

这时，他正欲通过衡山山麓一处小径之时，突然闻见远处林中，传来阵阵厮杀与惨号声音。

阮少卿闻声，心中一动，被好奇心驱使得不由自主径循发声处奔去。

临近战场，忙一掩身形，掠上树林密处，隐住身形，然后举眼一看。

触目场下人物，不由惊喜万分，只见十余个僧道兼有的武林高手，正在你争我夺地抢夺一面小旗。

尤其地上躺着数个死尸，血泊遍地，其中三个七孔流血，死状厥惨的人物，面貌虽模糊莫辨，但看装束，显然是湘南三毒。

刹那间，阮少卿已知那面小旗正是自己被三毒威胁而夺去的阴旗。

而三毒必是贻宝招祸，自取杀身之祸，这三个无耻歹徒，死有余辜。

这时，那面被踢来踢去，时而地上，时而空中，飘荡来去的阴旗，恰好被一位凶僧一掌震向阮少卿隐身处的树下飞来。

阮少卿陡然扑身，右臂发出一股柔劲，将小旗吸取手中，然后一式“鹞子翻身”，折腰踢脚，疾向斜刺里飘落。

他身形奇快，又是骤出不意，因此极其顺利地抢得阴旗。

但他刚抢得阴旗，身形犹未站定，附近早已响起数声断喝，三个人猛向他的手中疾速抓来。

阮少卿蓄劲扫出一掌，同时舌绽春雷，一声大喝道：“住手！”紧跟着三声惨叫。

声如巨钟激鸣，宏亮震耳，掌若万马奔腾，雷霆万钧，众人闻声，齐各一震！

那三个扑身之人，又被震退数步，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身形摇晃欲倒。

众人见状更加大惊，及至看清突而其来的抢旗之人，竟是个外表如处子的少年时，更加惊奇不已。

这只是刹那间事而已，阮少卿喝声刚落，其中一个衣锦华丽的矍铄健壮老者，倏地欢呼一声：“娃儿，原来是你！”

阮少卿闻声转头，连忙肃容施礼道：“原来是张老前

辈，晚辈阮少卿这厢有礼。”

阮少卿这三字一出，群雄之中顿时激起不同的情绪，佩服、惊叹、愤恨、恼怒兼而有之。

这时，人影连晃，两个人欺身而至，脸布杀机，凶恶无比。

众人也跟着迫近前去，准备趁机夺宝。

此刻情形真是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

神州富侠一面叫阮少卿免礼，一面冷然对众人道：

“各位高人侠士，时才不卖张某人的面子，如今真正的旗主已到，谅可撤回了把！”

说着对阮少卿道：“阮贤侄，湘南三毒胁迫你交出阴旗，又不准你找他复仇，他们只道心计得呈，自是可为阴旗得主。

却不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三毒阴旗未曾带得回九嶷山，就在此遇上了名震内外的余家堡堡主。

三毒好梦未醒，早已被余家堡堡主下了阎王帖，或许要到地府调查，才会知道接引他们前往鬼门关的是谁呢！

哈哈！这也是他们作恶太过，毒而遇毒，对而被毒毒死，这正是现世报，你道活该不活该！”

原来神州富侠在聆及三毒无耻之后，一时急怒，随后追赶，欲代阮少卿讨回阴旗。

不过，三毒知道神州富侠在追踪他们，是以日伏夜行，不但专赶夜程，而且迂回曲折，专走隐秘路径，是以躲

过了张百万盯梢跟踪。

但他们却不知，在他们四周还有更多的好手在暗中觊觎、在设计陷害。

这正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场面，可是湘南三毒却茫然无知。

今午，他们三兄弟以为两日来已不见张百万的行踪，认为大敌已去，连忙起程欲待赶回九嶷山。

哪知，就在他们方戾奇珍在手，只是再得阳旗，就可威震天下，君临武林之际，竟在这密林处，中了千手郎君余作非霸道武林的透骨梅花针。

千手郎君余作非功力绝高，透骨梅花针是歹毒无比，在骤出不意之下，三毒哪里能够幸免。

三毒终年射雁，却被雁啄了眼睛，枉他们三兄弟，毕生精研各种奇毒害人，却终于丧生他人毒器之下，甚至于不知何人施毒。

这也是他三人心术不正，多行不义所应得的报应。

千手郎君余作非简而易举地，制死湘南三毒之后，立即含笑在方慎怀中取出了锦囊。

当他得意忘形地打开锦囊，拔出袋中阴旗之际，忽然数股急劲当空压到。

事出匆猝，余作非一时无备，闪身避招中，那面阴旗竟脱离锦囊，飞落在地。

刹那之间，引起一场夺旗的混战来！

这些人同时埋伏夺旗，又都是高手，至宝当前更是翻

脸不认人，因此，你抢我夺争持了甚久，始终无法平息此场战斗。

酣战中，神州富侠闻声赶到，喝住众人，并将此旗来历向众人说出。

可是至宝感人，个人心存夺宝之意，是以尽管素常对张百万十分钦敬，却也无动于衷，继续抢夺。

神州富侠功力虽高，这些人却也非泛泛之辈，因此他虽参予夺旗，却也是时得时失，始终无法得到最后胜利。

这时，阮少卿适时地出现，而又掌击峨嵋派三位护法，功力奇高，先声夺人。

神州富侠见多一臂助，阴旗又庆完璧归赵，那不大喜过望。

于是便借说明事情经过，旁讥侧损地，数落了千手郎君一顿。

阮少卿见一僧一俗二人，面露狰狞怨毒之色，向他面前欺来，不由心中有气，冷哼道：

“二位难道没听到张老前辈之言吗？谁再敢欺进半步，就别怪阮某人不客气了。”

气完神闲、从容不迫、那不怒而威的神态，大有镇压武林之势。

看得张百万及不少人暗中喝彩。

葛闻那僧、俗二人恨声道：“小狗，你就是阮少卿吗？”

阮少卿鼻中冷哼一声道：“然也，这位侠客以及大师

上下是怎样称呼？不知有何高见吗？”

恶僧凶徒齐声喝道：“老衲五台山青龙观主伏虎尊者，小狗你……”

“老夫漠南余作非……”

阮少卿神态自若地冷笑道：“原来是悟明大师与千手郎君，区区已知你们之意，但请你们稍安勿躁，等下再作个了断，且容小可对众位高人一说。”

僧、俗二人狞声道：“谅你这小子，也别想活过今天。”

阮少卿冷哼一声，并不作答。

然后转头对众人说道：“诸位高人贤达，且容小可一言，这支阴旗乃沈贝勒送给三毒。如今，失旗复得，小可决定全力保护此旗，敢请各位亮察，以免有伤和气。”

这时闪出一个玄门羽士，指着阮少卿道：“阮朋友说得虽是，但你已声明，不向三毒索旗，我们却是拿得三毒之物。”

此言一出，顿时好多人附和道：“对对！此旗既然已是三毒之物，人人皆有获取的资格。”

阮少卿见众人志于阴旗，不由一扬剑眉道：

“各位既不吝声名扫地、性命的危险，就请出手吧！不过，可别怪区区出手狠辣才好啊！”

要知阮少卿力歼长白三鸟，扫灭五台山青龙观，寒潭上又敌得住天涯浪人公孙文雄，这份不巨奇功，早已震动武林，响遍天下。

适才又将峨嵋派中高手三大护法，一掌击退，这份武功使得他们不能不信，对方俊美少年，却是个数十年来所仅见的一流高手。

这时见阮少卿怒意隐现，不由各自一阵犹疑，不敢动手。

这些人都是江湖经验其老练的人物，心知若先行出手，虽胜则仍需力拚在场群雄，若败则毕生英名尽付流水，实是吃力不讨好。

因此，大都心存坐收渔利，等待他人血战力竭之后，再出手抢夺。

神州富侠见大家一阵沉默，这位风尘奇侠何等眼力，怎会不知群雄所想何事？

当下心念一转，顿时沉着脸肃容说道：

“各位都是成名人物，何必作此有失本色的行径，放过今日，老朽当感激各位给我面子，若各位执意抢旗，那老朽不才，就只好尽力助我师侄。”

说至此，略一停顿，又接道：“有一件事，老朽不得不告诉各位，就是我这位贤侄的师承。”

这件事正是众人想知道这阮少卿到底出自何人门下，怎地年纪轻轻，竟有如此深厚功力。

张富侠见群雄期待的神色，不由微笑着说道：

“这位阮贤侄，却正是六十年前那位盛气书生欧阳欣的门下，各位谅必知道，欧阳欣所以有盛气书生这个谥而又谱，奇特之至的外号，乃是为什么吧！”

此言一出，大家不由变色，阮少卿已不好惹，加下神州富侠已是辣手，再弄出个昔日名满武林，以武功、怪癖、暴躁、任性，扬雀寰宇的盛气书生，这个最难缠的人物，哪还惹得起。

峨嵋护法并非志在夺旗，而是适逢其会，唯恐宝物落入歹人之手而已。

适才一时操之过急，吃了大亏，哪还想再停留，当下低声一接耳，顿时一言不响，反身退走。

三老一走，皖西双隐空空叟与了了生，亦自知难而退。

于是陆陆续续退出了七、八人。

剩下了青龙观主悟明长老、千手郎君余作非，以及闽北三元道院主持云中圣手混元上人，和门下七绝手、无影刀二凶。

始终未发一言的三元道院院主混元上人干咳一声，以平静而又低沉的语声道：

“老衲声明在先，老衲此来乃为院中护法，惨死于余家堡主手中，特意报仇而来，并无存夺旗之心，请别误会。”

这位空门怪杰，报仇是真，但夺宝之心并不假，不过他有自知之明，既惹不起欧阳欣与神州富侠，哪能明目张胆与人为敌，是以心存智取之念。

余作非闻言冷笑一声道：“想不到名满江南的混元上人，却是个外强中干的胆小之辈，嘿嘿！”

“余作非你再出言不逊，老衲就不客气了！”

“余某人可不管你客气不客气，只要大师划下道来，余某人自是舍命奉陪，不过，请大师稍待，容老衲私事一了，当候指教。”

说着对阮少卿道：“姓阮的，我余家堡与你何冤何仇，你竟侵入我禁地，杀死漠南怪鹭三阳散手杨镇雄的徒弟，敝堡三大护法长白三鸟，今天若不还余某人一个公道，就算你是欧阳大侠高徒，余某人也必定为属下报仇。”

千手郎君却故意拾出关外怪鹭，以吓唬对方。

阮少卿那管他什么人，闻言之下，不由怒道：“余老贼，你放明白些，阮某专程北上，乃为向你讨闪光衣而去；却不料你竟派长白三鸟暗杀我等，杀死这等助纣为虐的凶徒，有何不可。”

余作非正待发作，蓦觉身侧人影一晃，连忙退后一步，已见悟明长老狞笑道：“姓阮的娃儿，老衲不在，你竟敢毁坏我青龙观。”

阮少卿不屑地道：“佛门败类，人人得而诛之，你们掳人作质，欲夺人宝衣，难道是空门修行之人所当为。”

“小子好狂莽，接老衲一掌试试！”声落人起，挥掌劈出一股强劲，声若排山倒海，狂风怒卷，向阮少卿压倒。

阮少卿喝声：“来得好！”正待扬掌迎敌。

一旁的神州富侠恐他难敌，急忙指袖劈出一股柔劲，

喝声：“大师不怕贻人以大压小之讥吗？”

一柔一刚，两股奇大潜劲一绞，由于柔能克刚，悟明長老当场被迫得退后一步，稳落下风。

这位阴险绝伦，心地歹毒的恶僧，惊急愤怒，恨得钢牙直挫，怒骂道：“张百万你要架梁吗？”

张百万微笑道：“不敢，只是打抱不平而已。”

这一讥讽，更使悟明气炸了肺。

阮少卿却挺身道：“老前辈且退，待晚辈教训教训这个佛门败类！”

转脸喝道：“老秃儿，既不知悔改已过，少不得落个与你观徒党一般下场！”

“小狗别狂，接掌！”

说着，一掌当空击到，这一掌老和尚挟怒而发，几集毕生功力，声势之雄，真是霸道无比。

阮少卿长啸一声，排山运掌，迎击了过去！

神州富侠眉头一皱，心中暗暗忖道：

“这娃儿真是初生之犊，以六指恶僧那等功力，犹列身悟明门下，这悟明功力岂同小可，他竟敢硬接！”

心念未了，碰得一声震天暴响。

刹时狂飚陡卷，尘沙飞扬，震得四周树木吱吱作响，如怒号狂风，似拍岸海涛，那声势之霸道，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旁立诸人立即也被这凌厉气势，迫得运功抵御，方能站得住桩，但却是衣服飘飞不已。

阮少卿掌力一接，只是身体一阵摇晃，立即吸气运劲，稳住马步，并未后退。

而悟明长老却接不住对方掌劲，只觉心头一热，竟被迫得蹬蹬连退三步，方始拿桩站稳。

但一阵气血翻涌，却使他不得不运功纳气。

就在他惊愤无比，羞惭万分之际，耳际又响起对方鄙薄的讥笑声：“大师父一掌滋味如何，要不要再试一掌看看？”

悟明八十老娘倒绷孩儿，已觉十分难过，再经此激，不由气得须发皆竖，暴吼一声：“小子你找死！”

声落人至，扑身撒刃，一招“巧打金钟”，手中鎗拂尘抖得笔直，猛向阮少卿上胸刺来。

老和尚较力落败，已知对方娃儿必得奇遇，乃以兵刃对敌。

他知对方内力既佳，又是欧阳欣传人，艺业自是不弱，因此一出手便是生平独秘的绝学。

老和尚数十年功力，招猛式诡，已到心刃合一，念到手到的化境。

这一拂之势，虽钢板硬石，也必被戳穿。

阮少卿哪敢怠慢，一声：“来得好！”

银芒暴吐，撒下背上仙兵“寒光剑”，欺身一式“笑指天南”，闪步侧攻，立即猛攻过去。

悟明长老一招落空，心头一震，急忙一沉右臂，倒甩拂尘，招化“狂蜂戏蕊”，横腰斩去，左臂同时一拍，击

出一记小天星重手法。

他变招既快，又是一招两式，左右夹攻，看得旁观之人暗暗喝彩。

阮少卿却也非弱者，一剑刺出，已料到敌人必然变招攻来。

他心急求胜，因此，倏地拔身振剑，变上刺为下劈，一式“泰山压顶”，疾罩悟明头顶。

这一招，不由看得张百万心中一震，暗道：“这娃儿简直在自找死路！”正待出手相救。

混元上人及余作非正惊佩阮少卿之能，竟敌得一代奇僧悟明长老之际，忽见阮少卿这一招，空门大露，一致认为这小子狂莽无知，准难逃伤亡。

悟明变招攻敌，忽见敌人腾身而扑，胸腹双足空门毕露，心中大喜，喝声：“小狗还不纳命！”

拂尘一式“云封雾锁”，护顶攻敌，兼而有之，左手蓄劲一拍，一记“飞瀑流泉”，乘隙击向对方腰腹。

这一招两式，老和尚认为对方必然非死即伤，应手而败，是以一丝得意之容立即随之浮起。

但他笑意方浮口角，忽觉眼前一晃，敌人身影已失，不由大吃一惊，一声不好，犹未叫出，陡觉右肋左肩，冷气迫体。

顿时吓得他魂飞魄散，匆急中一式“横断巫山”，向身前断去，人却急地一式“金鲤倒穿波”，往后急窜，一张老脸变得惨白异常。